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

徐葆耕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文学： 心灵的历史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书 名：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

作 者：徐葆耕 著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发 行：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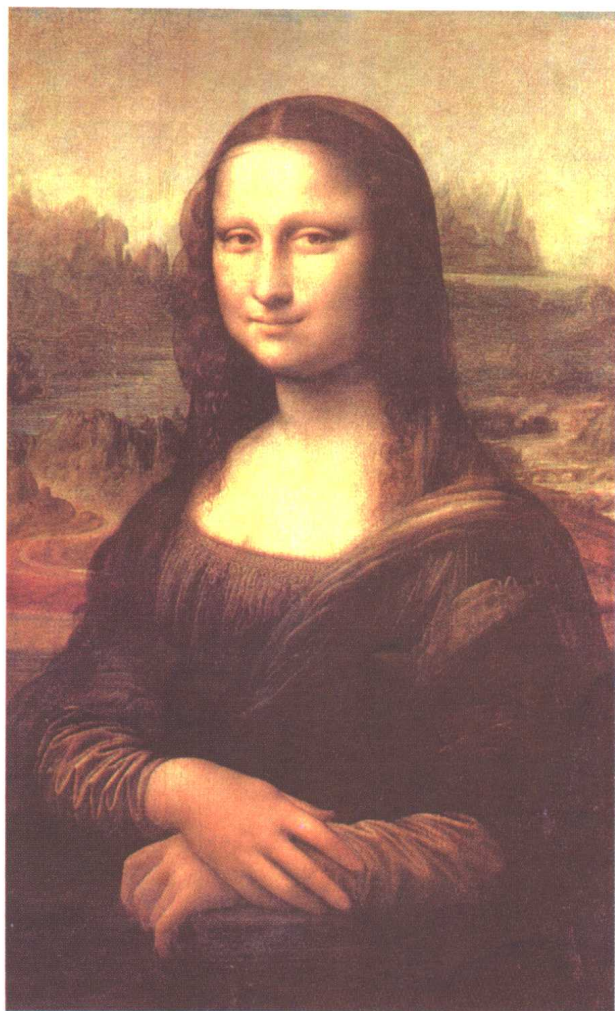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彩插：2 字数：219 千字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5480-0/I·40

印 数：3001~5000

定 价 16.00 元



蒙娜丽莎
(意)达·芬奇



拉奥孔
(古希腊雕塑)



末日的审判
(意)米开朗基罗作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从文化心理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以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为指导线索,展现了西方世界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复杂变幻的内心世界和多姿多彩的艺术奇观。本书作者属作家兼学者型,全书行文富于诗意和哲理,引人入胜,出版后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此次出版的为该书的缩编本。

本书既可作大专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文艺爱好者阅读。

总 序

子曰：“君子不器。”

每一位不甘沦为工具的青年，都应该打开狭小的专业“囚笼”，究天人之际，探心灵宇宙，悟时代真理，会文理一身，使自己成为行走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走进清华和准备走进清华的青年，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除了要掌握服务社会、实现自我的一技之长外，还应该返回孔子、返回柏拉图，从几千年的文化经典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社会里，真正地做到经世济民、兴业安邦。清华大学于1997年正式颁布了《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陆续开设了200余门人文与社会科学课，要求每一位理工科的学生至少修习四分之一的文科课程。如今，攻读人文经典，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交流对话，已经在清华校园里蔚然成风。

强化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变革，它势必提升清华的世界地位，影响中国的未来。

今日之清华，不仅是“理工重镇”，而且是“人文日新”。校内外

II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

名师学者，在这里设坛授课，论究学理。本套丛书从中遴选精品公诸于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获益并使这套丛书在公众的批评下日臻完善。

张岂之 徐葆耕

2002年2月2日于清华园

序

本书作者是位颇有才华的作家，又是辛勤耕耘的学者。在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这样一部具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学术专著。摆脱旧有的框架，把文学作为心灵现象，把文学史作为人类心灵的历史来系统地进行研究、探讨，就愚见所及，几十年来，在国内，此书怕是第一部。而且，由于作者不仅精熟西方文学史，也对西方哲学和现代心理学有相当造诣，故其观察文学现象，独能居高临下、眼光四射、入内出外发人所未发。这就使这部专著更显得蕴蓄深厚、意境高远。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的最高宗旨是实现人的精神与审美观的自由、发展和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详见本书第78～79页）的理论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发展中心，深刻地揭示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的限制以及人在劳动中自我创造的艰辛历程，指出了各个时期限制心灵自由发展的基本社会因素，因而也就指出了人类走出心灵炼狱，实现了心灵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本书以此为指导线索，重新描述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展现了西方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经受的情感上的痛苦和丰富多姿的审美世界。读此书犹如但丁游历炼狱，只不过这是心灵的炼狱。人类只

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共同体里才能实现心灵的全面解放。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地认为，文学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这是不错的。但内在地，就其最广阔的意义来说，文学乃是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心理学，它所要揭示的不只是一定限度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广阔的内心世界和人心的深层结构。本书正是从文学的这一本性来考察西方文学主流的。作者在《题记》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人类流动不已的生命和变幻不定的精神现象构成了西方文学的壮阔河流”。本书自始至终贯彻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故能透过现实的人的心灵屏幕考察探究人自体的底蕴，从而使人看到人类内心宇宙的多姿多彩，复杂变幻的种种奇观。

这样，便遇到一个问题：对狂放恣肆的浪漫主义文学来说，很容易依上述观点来理解，但对现实主义文学则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了。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很难对一个作家进行这样的区分。尤有进者，现实主义作家总是营造内心世界，总是殚精竭虑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秘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无不善于描绘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心灵的全景或完整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总之，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如果有区别地说，就是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撞碰与和谐。具体地说，心灵世界不能不受制于历史空间和种种外部因素，但它又反作用于外部因素。总之，是主体创造了自己的枷锁，然后再来挣脱枷锁。心灵世界的发展就是如此。

据作者的考察，外部因素有四维：经济关系、文化、民族、历史。每个心灵都在这四维坐标中占一位置，受这四个坐标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个体都不甘于四维坐标中的位置。它接受其影响又反抗它。正是主客之间互渗互撞构成了现实主义心灵银河体

系的奇辉。作者由此结论说,在现实主义作家看来,完全不受现实对心灵的约束的人是单维的人,他们完全隐遁于自我内心之中;另一方面,完全按四维约束的理性秩序去生活而没有生命冲动的人,更是徒具人的外壳而已。我认为这是对心灵辩证法的最精辟的解释,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历史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丝毫不否认个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8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就是说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总要落实到个体的发展之中,没有个体的发展,所谓社会历史就成为一句空话了。而对个体最有决定意义的便是他的种种思想感情,他的内心世界。所谓个体发展也就是他内心世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是如此,从文学的角度看更是本然地如此。

作者对于现实主义的这种深刻的本质性的阐释,完全是别开生面的,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再证之以对作家作品的论断就更清楚了。作者认为,荷马作品代表人类童年时代的幻美与悲哀;《神曲》展示了中世纪文化心灵的崇高和痛苦;莎士比亚的作品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人的主体意识刚刚苏醒时的惶悚;《浮士德》展示了人们在启蒙精神照耀下的广阔而奇丽的内心矛盾,是从但丁到歌德长达五百年间人的发展的一个缩影。对卢梭的《忏悔录》,作者独具慧眼地看出,那不是往事的简单复现,而是往昔生活的诗化;也就是说,卢梭从往事的回忆中涌出的东西远比靠逻辑所洞悉的东西要多。回忆使他从逻辑空间回到心灵的空间。这个空间便是情感自由所创造的新天地。对于拜伦的《唐璜》,作者引申说,唐璜有如一张白纸,社会上各种势力在它的情感世界上印上自己的印痕,可以说它是人类多种感觉的永恒色彩在它上面印出的一幅情感历程图。

简单的几个例证,已足以证明作者是怎样从文化心理角度把

握和揭示文学作品的底蕴和真谛的了。

文学作品既然是心灵的历程,那么伟大作家当然也就是伟大心理学家。事实证明,所有文学巨匠都对人类心灵的复杂、微妙有惊人的洞察力。作者深刻地指出,第一个把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得如此丰富的是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而莎士比亚则揭开了一个新的心灵世界。对莎士比亚来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比如,当我们进入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时,不就如同进入了浩渺的宇宙?还有卢梭,康德说他是另一个牛顿。作者阐释说牛顿完成了外界的自然科学,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卢梭则探索人的内在宇宙科学,发现了人的内在宇宙,但他又比莎士比亚进了一步,他是解放被囚禁的内心情感的前驱,由此他迈出了人类心灵里程碑中关键性的一步。歌德在人类心灵的探索中,尤其引人注目。作者发现,歌德深受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对人的内心宇宙全部复杂性的探索的影响。康德意识到人的内心世界绝非简单的静观反映可以涵盖的,他模糊地感到人的内心是诸多因素互相联系、制约的一个系统。例如浮士德与靡菲斯特两个对立形象的设计,浮士德内心中,原人的无止境的欲望的追求和对理性把握的二元对立,都体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处在这两难境地是痛苦的,浮士德有无限的渴望,也有无限的痛苦,那是一种生命力渴望获得解放而不得的痛苦。这是启蒙时代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强烈追求反映。追求意味着欢乐,更意味着痛苦;因痛苦而追求,因追求而痛苦。浮士德那颗在书斋中被麻木了的心,与其说是追求欢乐,不如说是追求一种强烈的痛苦;因为没有痛苦的欢乐是浮浅的欢乐,不是真正的欢乐。但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苦乐,而是全人类的苦乐。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胸中,便获得了生命的最高体验。

《浮士德》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像。它的产生,固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然而如果没有一颗广阔到足以容纳

万有的心灵来孕育,它的诞生也是不可能的。作者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作者认为,他是第一个发现和正视资本主义腐恶本质的诗人;他在人性的探索上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深入灵魂的底层。他把自己的船沉入情欲的深渊,开掘了一个人们不敢正视的艺术世界。巴尔扎克把眼光投射在人类心灵中的情欲领域,那是商品经济和金钱对于人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灵畸变。作者指出,在巴尔扎克看来,资本主义不过是个情欲的角斗场,所有理性、道德、法规都不过是角斗场上角斗士的遮羞布。用泰纳的话说,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对人类丑恶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造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

众所周知,L. 托尔斯泰在洞察人类心灵隐秘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有的学者指出,是托尔斯泰发现了人类内心进程的无序性。作者论证说,托尔斯泰在揭示内心意识流方面最卓越的例证,就是对安娜自杀前的意识流描写,并由此指出,托尔斯泰不仅洞悉内心世界意识流动的隐秘过程,而且意识到这种流动的意识是多层次的:表情与内心,表层意识与内层意识,内层意识与深层意识之间交互作用,形成意识流动的四度空间。这就告诉我们,主体本身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无结构的存在,而是复杂多面和多维的。

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者的概括也颇为确切中肯,认为西方现代文学是资本主义处于没落阶段的病态反映,它对于资本主义没落阶段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中的全面异化和心灵畸变,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揭示;对现代西方人的困惑感、灾难感、陌生感和虚无感作了更细致入微的表现。总之,西方现代文学更关注人变成非人的问题。作者追溯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就开始关心“人变成非人”的问题,这在17、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深刻的艺术揭示。但这种揭示多是局部的、具体的。从总体上讲,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文学作品对人的异化的揭露,

不如现代派来的深刻、尖锐。现代派文学的这种揭露异化、寻找自我的努力,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心灵中那些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从而提供了一个广阔深邃和充满各种神秘骚动的内心宇宙。

诚如作者所说,西方文学的这种流变表明,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是由外向内的。即人由认识外界而认识自己,由认识自己的肌肤而认识自己的心灵,由认识清醒的意识进而认识朦胧的潜意识。潜意识深广、神秘、无限、变幻不定。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事实证明,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越多就越发现其所不认识的更多,而认识更多本就意味着其所触及的未知领域也越多。惟其如此,人类才越发渴求去认识和追寻,这大概是人的本性使然吧。

苏联文学史家第聂伯罗夫在谈到意识流小说的特点时说:“19世纪现实主义的心理主义追踪个人的制约性,解释现实的利益、情况和目的如何转换为内心体验和动机的语言,捕捉个性形成的紧要关头,这是从客观的角度观察主观”。与此相反,意识流小说,就其作品的主要人物而言,则是:“从主观的角度观察主观。”(转引自《自我篇》,第207页,三联书店,1986年)所以,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也可说是一个由重视客观逐渐转化为重视主观的过程。对于重视主观的作家来说,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个性比他从中显示心理个性的环境更重要。苏联学者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他看来,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主人公是世界的—个什么,重要的首先在于他对世界是一个什么,他自己对自己是一个什么……因此,构成主人公形象的要素不是现实——主人公本身及其生活环境——的特征,而是这些特征对他本身、对他的自我意识的意义。”(同上书,第206页)这里所说他是世界的—个什么,则世界为主体,他从属于世界;他对世界是一个什么,他即是脱离世界,而与世界对等的独立存在的主体;他自己对自己是一个什么,则表示他要追寻和发现真正的自我是什

么,这是主体意识的极至。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对西方所有重视主观的作家都是这样。

应该承认,人的心理世界或精神世界,在相对意义上,可以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它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只有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是明显的。高等复杂的生命机体其因果关系时常是不规则的。比如同样被病菌感染,不一定人人都发病,人各有不同程度的免疫能力,生理病理现象如此,心理现象犹然。同样的社会环境,同样的社会影响,人的发展可以完全不同。人不一定“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人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而且他可以影响环境,他的个性与其说是环境影响的产物,不如说是他影响环境的结果。本书在谈到歌德的非凡时曾深刻地指出,是当时德国的庸俗造就了歌德的非凡;现实生活之庸俗难耐与无法改变,逼使着大批智者从形而下进入形而上,从地面飞向云端,这正是人的精神有相对独立的例证。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便可发现,心灵不等于环境意识,心灵远比意识深广,心灵的独立性也更大。假如把心灵和意识等同起来,那就必然认为人是带着一具空空如矣的心灵来到世上,在以后的岁月中,心灵所含蕴的只不过是通过个人经历所习得的一切;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是的,人是作为生物的人进入社会的,一进入社会,便受到各种作用和影响,但这种作用和影响并非施加在一块什么属性都没有的肉体之上或神经组织之上,而是施加在一个有先天生理心理素质实体之上。先后天是互相作用的,不是像盖图章似的一方作用、一方被作用。生命是特殊的,具有内在能动性和主动性。现代心理学证明,人不是一部可以规定程序的电子计算机,也不是受刺激-反应图式支配的被动装置,而是一个内在的、没有外部刺激也进行自主活动的系统。人类的特有成就的东西,决不是“刺激-反应”这个图式所能解释的。外部刺激不是强迫其活动,只是为其活动提供条件和机遇。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所体现的对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心灵的认识与尊崇，与上述这些对心灵属性的概括是相通的。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些概括是本书所必然引申出来的结论。这样，我们便可知道，把文学作为心灵现象认识和观察就不仅是一种新的角度，而更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新的高度。可以预料，本书不但对研究西方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中国文学亦将有深刻的启发，不仅在方法意义上，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

吕俊华

1989年7月3日